

彼得堡的冬天

白 格·伊万诺夫
银 回忆录

贝立文 章昌云 译

时

代

俄

国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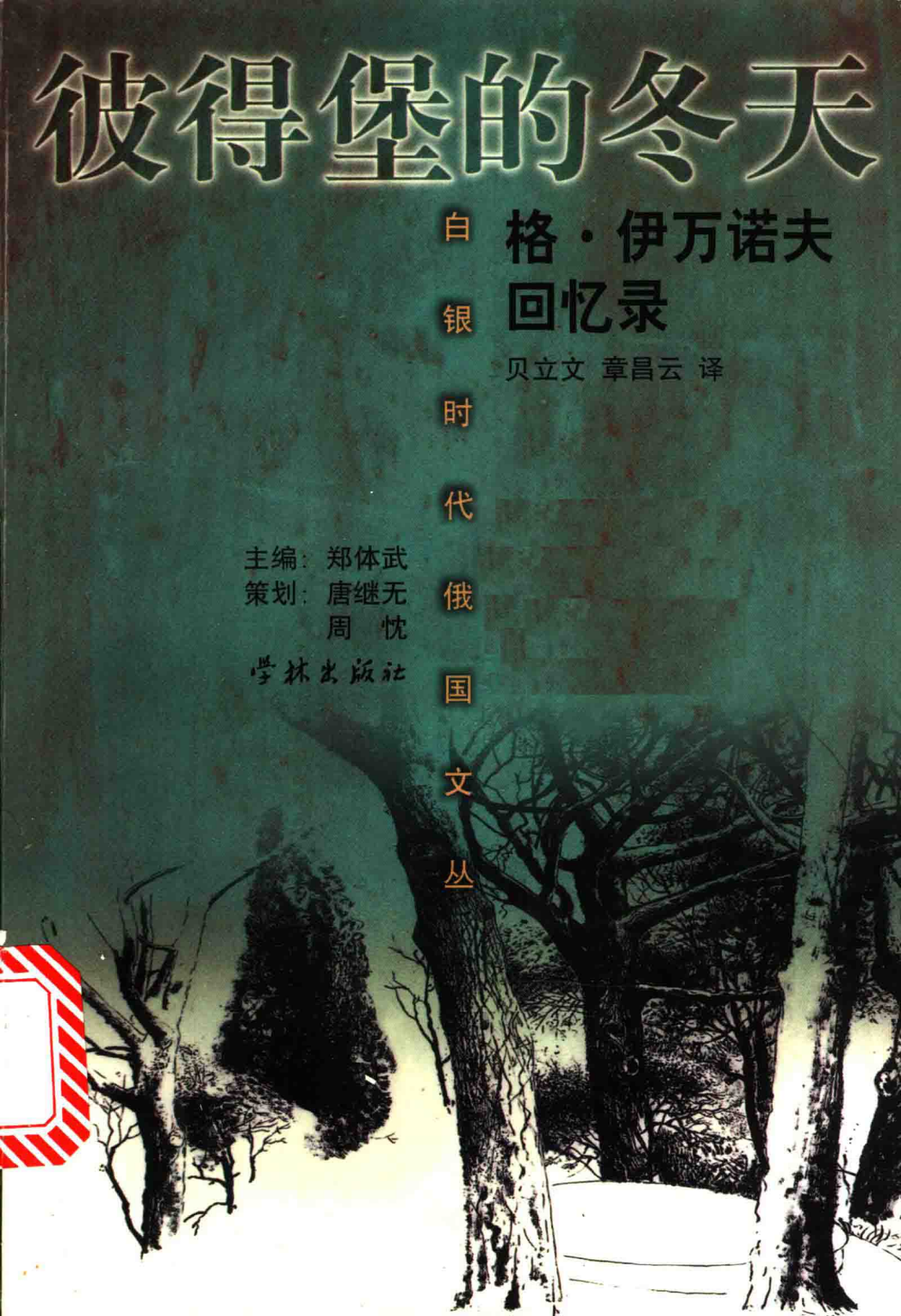
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彼得堡的冬天

白 格·伊万诺夫
银 回忆录

贝立文 章昌云 译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第二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彼得堡的冬天

——格·伊万诺夫回忆录

- 作 者 [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翻 译 贝文力 章昌云
特约编辑 庄志民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68461 传真:63768540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 万
插 页 2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500 册
书 号 ISBN7-80616-631-9/I·228
定 价 15.50 元

编辑说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1894 年生于旧俄科文省的一个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彼得堡的第二武备中学,但没有毕业。1910 年发表处女作,1911 年加入自我未来派,次年宣布退出,加盟阿克梅派。1912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基弗吕岛朝圣》(取名于法国画家华托的一幅名画),受到谢维里亚宁和古米廖夫等人的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一些通俗刊物踊跃投稿,写了大量的所谓战争诗。1916 年出版根据阿克梅主义原则创作的诗集《帚石南》。十月革命前后积极参与“诗人车间”的活动和彼得堡的文学生活。1922 年携妻子、年轻的女诗人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离开俄罗斯,先后辗转生活于柏林、巴黎、里加,同时以诗人和批评家的身分频繁出现在许多刊物上,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最著名的代表之一。1928 年发表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1931 年出版侨居国外后的第一本诗集《玫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迁居比亚里茨,战后返回巴黎。从 1953 年到 1958 年去世一直住在尼斯附近的养老院里。晚年穷困潦倒,生活凄惨。

在同时代人的眼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关于他的回忆录,有人说这是“连

篇的谎话”，也有人称这是“罕见的真实”；关于他的诗歌，有人将他贬为“一钱不值的效颦者”，也有人评价颇高，说只要读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诗，就会知道霍达谢维奇乃至勃洛克的才能是有限的；关于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有人将之视若垃圾，有人将之奉为偶像。而他本人对这些截然对立的说法的反应是：

我们全是英雄，也全是叛徒，
所有的议论我们都同样相信。
怎么，我亲爱的同时代人，
你们感到高兴？

尽管同时代人对伊万诺夫褒贬不一，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可以说是褒多于贬，且不说国外俄罗斯文学圈对他的推崇，就是在俄罗斯（前苏联）本土，自 80 年代以来，不但已有他的作品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在诗人诞辰百年之际，莫斯科还出版了规模空前的三卷本《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文集》。文集的编者维特科夫斯基这样评价诗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善于将自己的生活，将自己的诗歌化为神话。用他的话来说，‘诗人的任务就是要以牺牲一切短暂的东西——其中包括牺牲个人——为代价创造出一小块永恒’。在迟到了几十年之后，伊万诺夫的‘一小块永恒’终于成为我们的读者的一笔财富。”作为诗人，他“没有死，也不会死”。这种评价在今天的俄罗斯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伊万诺夫一生除著有十本诗集、一部长篇小说（《第三罗马》），以及一些批评文字外，还著有多种散文作品，其中较著名的便是我们这里介绍给读者的回忆录（我们姑且称作“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和系列特写《中国剪影：文学肖像》（这只是个假定性的书名，内容与中国毫无关系）。

《彼得堡的冬天》作于 20 年代中期,读者一般称之为回忆录,因为里边的人物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广为人知,地点也完全是真实的,就在彼得堡—彼得格勒。应该承认,论知名度,《彼得堡的冬天》不在《往事如昨》和《大墓地》之下,但又与后两者存在明显差别。吉皮乌斯和霍达谢维奇的回忆对象都已作古,而伊万诺夫的回忆录写作和发表期间,书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很多依然健在。出于种种不言而喻的顾虑,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作者都忌讳写活着的人,因为这很容易招致当事人的不满和非议。毫无疑问,伊万诺夫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具有相当的风险。果然,该书的部分内容一经以单篇的形式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便立刻遭到阿赫玛托娃、谢维里亚宁、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等人非同寻常的猛烈批评。由此不难想象其余的人,如果他们还活着,会做如何反应。

伊万诺夫回忆录与吉皮乌斯和霍达谢维奇回忆录的差别不限于以上一点。后两者至少自称力求真实客观,切忌道听途说和凭空虚构,而前者则不然。

自《彼得堡的冬天》问世以来,它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的对象,也是那些怀有强烈好奇心、热衷于在本世纪初的文艺生活中挖掘风流韵事的人争论的对象。

那么,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俄罗斯研究者尼·鲍戈莫洛夫指出:“对那些意欲通过《彼得堡的冬天》来获得对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文学界和演艺界的准确完整认识的人,当然有必要及时提醒他们:别对此书所言信以为真。这绝对不是一部要给读者提供一幅真实的现实画面的回忆录。”据与伊万诺夫交往甚密的女作家别尔别罗娃回忆:“一天夜里,我们坐在某处的一张小桌旁,大家完全是清醒的,他(按:指伊万诺夫)不停地来回拉扯着自己的手套(他那时戴一双黄色的

手套,持一根带镶头的手杖,拎一只饭盒,戴一副单片眼镜),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的《彼得堡的冬天》里百分之七十五是虚构,百分之二十五是真实。说完他习惯地眨起眼睛。”

据权威人士考证,《彼得堡的冬天》里事实上的错讹之处比比皆是,其中有的无伤大体,比较容易辨别和纠正,如人名错误,引文错误,错把谣言当亲眼所见等等,有的则比较复杂,且事关重大,如说赫列勃尼科夫、库里宾、布尔柳克兄弟、克鲁乔内赫是疯子和酒鬼,说戈罗杰茨基在邓尼金情报宣传机构工作过且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莉莎·莱斯涅尔在白军那儿碰到过他,说勃洛克去世前约诺夫曾去看望过他并对如何起草病情报告做出过指示……这些说法均为子虚乌有。对此,有必要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指出上述问题,并不等于怀疑《彼得堡的冬天》的存在价值。相反,尽管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但还是有其明显的可取之处。首先,它确实准确细腻地反映了本世纪10年代俄罗斯许多被遗忘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活;其次,不可否认,作者的观察毕竟不乏准确和敏锐之处,例如作者笔下的克留耶夫,形象就很丰满,而且真实可信;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具体而微地再现将俄罗斯推向革命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完整图画,对伊万诺夫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作者的叙述看似散乱,其实不然。各个相对独立的章节之间是互为联系的,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紧凑的整体。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从神秘主义和终极关怀到创作问题和日常生活,从上流社会和文艺精英到市井小民和凡夫俗子——天地人文,三教九流,时代气息,历史风云,可谓尽在笔端。不难理解,对这样一份文献,非但专业人员不会错过机会,就是一般读者也会兴趣盎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彼得堡的冬天》介绍给读者的理由。

阿赫玛托娃说过：“诗人永远有理。”或许，我们应该接受这一前提。对《中国剪影：文学肖像》，同样应作如是观。

郑体武

1998年8月16日于上海

目 录

中译本序	郑体武 1
------------	-------

彼得堡的冬天

第一章	3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5
第六章	60
第七章	71
第八章	83
第九章	89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14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37
第十四章	152

第十五章	162
第十六章	182

中国剪影:文学肖像

勃洛克	193
古米廖夫	207
曼德尔施塔姆	226
福法诺夫	246
亚历山大·吉尼亚科夫	253

彼得堡的冬天

第一章

据说，溺水者在最后一刻会忘却恐惧，不再憋气。突然之间，他会变得轻松自如，悠然自得。因失去知觉，他含笑走向深渊。

1919年的岁末，彼得堡已经悠然自得地沉下去了。

饥荒尚未严重、长久地肆虐时，人们害怕饥饿。之后，人们便不再注意饥饿，甚至不再注意枪毙是怎么回事。

“喂，昨天看完芭蕾你是怎么走到家的？”

“谢谢，没什么，皮大衣没被剥下。可是，不得不在院子里挨冻半个小时。8号里被抄了家，抄家时不放人上楼。”

“抓了什么人没有？”

“年轻的佩尔菲利耶夫，还有在他家过夜的一个大学生。”

“大概会被枪毙吧？”

“大概会……”

“而斯佩西夫采娃是讨人喜欢的。”

“是的，可她比卡尔萨温娜差得远了。”

“喂，彼得·彼得洛维奇，有空上我们家来玩……”

两个小市民相遇，说说生活琐事就分手了。说说芭蕾……

皮大衣……年轻的佩尔菲利耶夫，还有大学生……而我们合作社里，今天发咸鱼……大概会被枪毙的……

两个北方公社的公民心平气和地谈论着日常生活琐事。

一个公民叫住另一个公民：

公民，今天午饭吃些什么？

公民，有没有去登记？……

他们的交谈是那么平静，不是因为无情，而是习惯。

并且机会是均等的——今天枪毙的是一位大学生，明天可能是您。

……公民，我今天睡得不好——

我用灵魂换取了火油。

对此有人在担心：好像我毫无保留地用灵魂“换取了火油”。有人在搞阴谋，有人在祷告，有人穿过解冻或者冰封着的整座城市，为的是看到永久的情人、天使的化身吉赛尔，如何在柔和乐曲声中，从蓬松的簌簌作响的纸玫瑰背景下，轻盈地、沐浴着月光飘出来。

观赏一下，叹息一下，然后在夜间又穿过整座城市返回。

营火上空火星闪着金光，

涅瓦河水面烟雾缭绕，

流弹飞过涅瓦河上空，

寻找你那可怜的心脏……

嘿，也许子弹今天不会射到我的心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彼得堡的一角——普卢塔洛夫路。这地方十分偏僻，甚至连警察都不屑一顾。否则的话，住这儿的一位投机商不会厚颜无耻地在门口钉上买卖的招牌。招牌上白纸黑字写着：“这里出售狗肉”。

普卢塔洛夫路上，一幢肮脏不堪的六层楼房子里，B租了一间带厨房的房间。

B——原先是位作家。15年前出版过什么东西，甚至还“轰动一时”。现在“为自己”而写，也就是说，什么都不写，只是装装样子。

坦率时他承认：“我唾弃文学——生活潇洒，这才是主要的。”

他是个怪人。他写出来的东西毫无才气可言，然而里边还“有点儿东西”。高个子，没修剪过的黑胡子，一双强盗似的蛤蟆眼，说起话来却甜蜜蜜地像个修道士。他要末几个星期不出门，呆在摆满了他认为是古董的各种破烂的“住宅”里，从早到晚钻在书堆里翻寻；要末几个月不见踪影，不知跑哪儿去了。

“B，您这是去哪儿了？”

他微笑着：“噢，去了趟亚丰……”

“您去亚丰究竟什么事？”

仍然微笑着：“是这样的，有必要去，没什么，跑一趟真好。懊恼的只是路上钱包给人偷了，还有贵重的东西：革命前留下的茅香露酒——否则的话可以款待您——以及圣徒干尸的一点遗骨……”

过了半年又走了，“您上哪儿去了？”“不得不去一趟高加索，一所修道院……”

我决定正是到这个外表酷似歌剧中的强盗、教会学校毕业